●責任編輯：尉　瑋 ●版面設計：周伯通 2026年11月28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



●《淚之紗》將實時投影、特寫鏡頭，與現場表演相結合。 攝影：Jean-Louis Fernandez

日前，法國重量級編導Caroline Guiela Nguyen的劇場作品《淚之紗》（LACRIMA）應西九演藝之邀圓滿完成其香港首演。作品透過多層次敘事展現奢華服裝背後的殘酷故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Caroline Guiela Nguyen表示，「奢華」只是載體，她想要探究的，是暴力、權力與秘密；是極致美麗物件背後，可能隱藏着的痛苦與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女主角的人生因為一襲公主的嫁衣而分崩離析。 攝影：Jean-Louis Fernandez



●透過一襲婚紗，作品呈現橫跨千里的三個工藝坊各自的殘酷處境。 攝影：Jean-Louis Fernandez

Caroline Guiela Nguyen：一襲華服背後的權力、暴力與秘密

《淚之紗》香港圓滿上演

劇作以一襲公主的嫁衣展開，這件精美華服被英國皇室交由巴黎高級訂製服裝工坊、法國阿朗松蕾絲工坊及印度孟買刺繡工坊進行製作，三地工匠的命運因此而交織在一起。透過實時拍攝、投影與表演並置的舞台設計，三地工匠的故事被交錯展開。面對緊張的工期與嚴苛的合約條款，劇中的匠人們在追求完美工藝的同時，承受着經年累月的身心耗損與不成比例的勞動收入，亦各自面對着家庭矛盾與家族疾病所帶來的創傷的延續。隨着婚紗的刺繡出現問題，而交付日期已然逼近，一切都分崩離析……

從一件「被詛咒的裙子」開始

編導Caroline Guiela Nguyen嘗試呈現奢華服裝背後的血淚世界，談及創作初衷，她坦言最初想去探討的，是「秘密」與「暴力」。

「對我而言，它們是緊密相連的。」她說，「我特別關注女性遭受的暴力，以及這些暴力如何被家族、社會或政治秘密所掩蓋。同時，我也確定要以裁縫和布料為創作切入點。當時腦海中有好幾個故事，卻不知如何將其串聯。」



●《淚之紗》劇本導演Caroline Guiela Nguyen 攝影：Stephen Smith

直到她讀到關於黛妃婚紗製作過程的文章。那件婚紗在極度保密下完成，有嚴格的保密條款，為了防洩密甚至準備了兩件複製品，連布料碎屑都被混在一起以防材質被辨識。所有這些細節都令她着迷不已。「我突然發現，『秘密』竟是這件物品製作的核心。我自問：這秘密究竟在保護什麼？又在隱藏什麼？於是，這件婚紗成了劇作的起點。我構想了一件『被詛咒的裙子』，編織出一個當代寓言，帶領觀眾跟隨所有參與裙子製作的人。起初，演出主要講述巴黎與阿朗松女性的故事，後來透過《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我發現了孟買的刺繡工匠。這成為劇作編寫的一大轉折：男性角色的加入，讓演出具備了另一種維度。」

Caroline Guiela Nguyen強調，「奢華」並非自己創作的初衷，「它只是我用來訴說那些關於暴力、權力與秘密的故事的載體。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極致美麗的物件，可能隱藏着淚水與血跡斑斑的故事。」

美麗與暴力的並存

Caroline Guiela Nguyen的作品向來緊扣社會議題，創作往往建立在詳盡而扎實的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上。其成名作之一《SAIGON》靈感便來自於她與法國越南僑民社群的深入交流，劇中的角色與對白，許多來自真實的訪談與口述歷史；另一代表作《FRATERNITE, conte fantastique》亦透過長期的工作坊與調查研究來一點點發展作品。在《淚之紗》中，這種創作風格同樣表露無遺，劇作創作前期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劇中不僅對不同工藝細節進行了展示，亦透過特寫鏡頭凸顯演員的手部動作，帶來充滿真實感的衝擊畫面。

Caroline Guiela Nguyen分享道，創作前期便接觸了劇中的多種工藝：巴黎的高級訂製、阿朗松的蕾絲點綴，以及孟買的刺繡。「我們拜訪了工匠，觀察他們的工作，聆聽他們的故事。吸引我的是他們動作中驚人的精確度，以及工作如何貫穿了他們的生命。這些需要經年累月修煉的技藝，以及那透過雙手與身體傳承的記憶，實在迷人。我希望這種『手部智慧』能真實呈現在舞台上。」她表示，演員花費了大量時間觀察這些動作，特別是飾演巴黎高級訂製服裝工坊的Marion的演員。她曾在史特拉斯堡國家劇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Strasbourg）的縫紉工坊與工匠們共事，親眼見證了劇中婚紗的製作過程。「她長時間觀察她們的工作方式、雙手如何移動、如何握布、操作工具，以及每個動作的精準與細膩。這一切都是為了從身體層面去理解這份工作，掌握其中的節奏與專注感，以便隨後在舞台上將其還原。」

在調研過程中，最讓Caroline Guiela Nguyen震撼的莫過於工匠對其工藝的巨大熱愛。那種對技藝的驕傲，對傳承的執着，都深深打動了她。但同樣讓她震驚的，是這種追求卓越與極致美麗的熱愛卻也與極大的暴力共存着，「一個人可以對自己的工作充滿自豪與熱愛，同時卻被困在一個碾壓個人的體制之中。這種矛盾令我着迷。我認為這比單純將工作視為自我實現或痛苦源頭的二元對立要複雜得多。我想講述這種矛盾，卻不想剝奪工匠們的驕傲、尊嚴與對工作的愛。我想講述的是那些身為暴力受害者，卻又深愛着自己所作所為的人們。展現這種愛可以多麼美好，卻同時又能淪為滋生巨大暴力的溫床。」劇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孟買刺繡工廠的負責人忍無可忍地斥責合約律師，既要求極短時間完成極高難度的產品，又不允許工匠超時工作、損害健康，不然就要剝奪其工作機會。如此虛偽又矛盾的要求實際不停壓榨工匠，絞殺其生命。在律師冰冷的複讀式回應下，刺繡工匠要面對的，是即將目盲以及失去工作。

利用影像營造觀眾與角色間的親密感

在舞台設計上，《淚之紗》使用了大型熒幕與表演現場並存、表演區與準備區並置的空間處理方式。人物的退場、上場，場景的轉換，皆在觀眾眼前絲滑進行。

Caroline Guiela Nguyen向來擅長將投影、現場拍攝等影像技術與表演相融合。她表示，《淚之紗》中，影像的作用尤其在於呈現一種對「勞動中的雙手」的凝視，同時也營造出一種與角色之間的親密感，讓觀眾貼近人物的面孔，細味他們的沉默。「我並非試圖在舞台上複製電影，」她說，「我感興趣的是讓多種感知現實的方式並存。攝影機並非取代劇場，而是開闢了其他敘事與情感的空間。而這一切都在觀眾面前現場完成，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現實——既深刻地屬於劇場，又充滿電影質感。」

透過熒幕，三個不同地點的場景也得以互相連通，Caroline Guiela Nguyen希望觀眾能在這幾個空間中自由穿梭，對她而言，這正是劇場的力量所在——消除地理距離，讓相隔萬里的個體同時存在。「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講述這些故事的獨特性的同時，亦體現它們深刻的關聯性，並講述在一件婚紗的製作背後，隱藏着整個世界。因此，我在戲中借用了與大英帝國相關的名言並加以改編：『太陽永不落下，在公主的禮服之上。』」

說起這次《淚之紗》的香港首演，面對這個節奏快速，並且充滿奢華消費元素的城市，她希望引起怎樣的共鳴？Caroline Guiela Nguyen說：「能在香港呈現《淚之紗》對我而言是莫大的榮幸，我特別高興。我創作劇場並非為了傳遞訊息，或要求觀眾有特定的想法。我創作是為了講故事，為了促成觀眾與我們本可能永遠無法遇見的人們之間的邂逅。我希望《淚之紗》中的角色能在演出結束後，繼續活在觀眾心中。」



●《波希米亞生涯》 非凡美樂供圖

非凡美樂將呈現《波希米亞生涯》

非凡美樂（Musica Viva）將於今年12月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隆重呈獻普契尼的傳世經典歌劇《波希米亞生涯》（La bohème）。本劇由著名歌劇先驅盧景文監製及執導，並由中國愛樂樂團藝術總監、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客席指揮余隆親自執棒，匯聚國際著名聲樂名家、香港頂尖本土藝術家及管弦樂團演奏家傾力共演。

《波希米亞生涯》以19世紀巴黎白雪覆蓋的屋頂與洋溢生機的拉丁區為背景，訴說滿懷抱負的年輕詩人魯道夫，與柔弱溫婉的繡花女咪咪在平安夜偶然相遇、墮入愛河的淒美故事。與畫家馬爾切洛和熱情奔放的歌手穆塞塔之間的轟烈戀情相映成趣，普契尼以細膩筆觸勾勒出一幅關於青春、藝術家情誼與脆弱命運的動人畫卷。全劇音樂緊湊流暢，情感真摯濃烈，在幽默風趣與浪漫悲劇之間、抒情魅力與澎湃熱情之間達至絕妙平衡，在歌劇界歷久不衰。

此次製作邀來多國名家匯聚香港：獨唱家來自韓國、哥斯達黎加、羅馬尼亞、西班牙、俄羅斯、意大利、美國、中國內地及香港，陣容包括漢堡國家歌劇院主要獨唱家及BBC卡迪夫世界聲樂大賽參賽菁英。一眾歌唱家將聯同非凡美樂合唱團、兒童合唱團及管弦樂團呈現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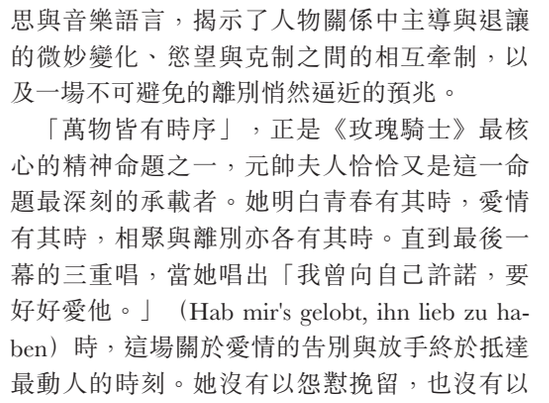
日期：12月11日、12日 晚上7:30
12月13日 下午2:30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如夢幻，如泡影
——柏林國家歌劇院《玫瑰騎士》在上海大歌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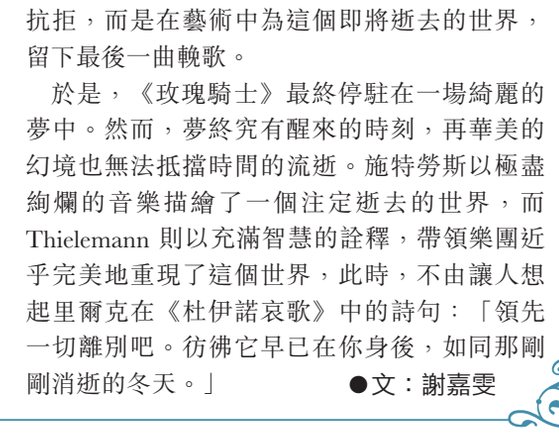
11月8日、10日及12日，著名指揮家Christian Thielemann率柏林國家歌劇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攜該院2020年製作的歌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亮相上海大歌劇院。此次演出作為上海大歌劇院的開幕演出及上海國際藝術節的重要演出項目，成為上海歌劇發展歷程中一個值得銘記的時刻。

《玫瑰騎士》堪稱20世紀初歌劇的巔峰之作，由德國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與奧地利劇作家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聯袂創作。與此前二人合作的充滿尖銳張力與戲劇衝突的《莎樂美》（Salome）和《厄勒克特拉》（Elektra）截然不同，《玫瑰騎士》轉而呈現出一種夢幻、豐盈、細膩而富於詩意的藝術氣質。施特勞斯以瑰麗絢爛的管弦樂色彩與層次豐沛的音樂語言，霍夫曼斯塔爾則以精巧的戲劇構思與典雅雋永的文學筆觸，共同編織出一個現實與記憶交織、過去與當下彼此映照的詩意世界，將觀眾帶入一個流光溢彩而又隱約透出懷舊氣息的「昨日世界」。

然而，「昨日世界」的美，也恰恰建立在它終將消逝的宿命之上。正如作品結尾那句意味深長的「宛若一場幻夢」（Ist ein Traum），昔日的繁華、青春的光華，以及人與人、人與時代之間那些無法挽留的聯繫，終將在時間的流逝中漸漸遠去。此版歌劇製作的導演Andre Heller進一步拓展了原作的時間意象。他將東方元素、維也納分離派代表藝術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的視覺美學，以及曾風行於維也納的棕櫚樹下的社交與約會風尚融入舞台設計，使施特勞斯與霍夫曼斯塔爾筆下交錯的時間維度獲得了豐富的視覺表達。不同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在舞台上彼此交融，現實與幻象的界限也隨之消融，最終構築出一個既華麗綺幻、又瀰漫着懷舊氣息的舞台世界。



●《玫瑰騎士》呈現出一種夢幻、豐盈、細膩而富於詩意的藝術氣質。 上海大歌劇院供圖



●柏林國家歌劇院《玫瑰騎士》早前在上海大歌劇院上演。 上海大歌劇院供圖

由芬蘭女高音歌唱家Camilla Nylund飾演的元帥夫人（Die Feldmarschallin），無疑是此次系列演出中最令人動容的角色。她的魅力不僅在於舉手投足間流露出的氣度與優雅，更在於她以細膩而富有層次的聲音，將得體言辭之下那份對時間流逝與時代更迭的清醒認知，以及由此而來的克制與坦然，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她與年輕情人奧克塔維安（Octavian）之間看似輕鬆、實則暗藏機鋒的言語交鋒，還是那段關於時間的經典獨白，霍夫曼斯塔爾與施特勞斯都借由元帥夫人之口，以精妙的戲劇構思與音樂語言，揭示了人物關係中主導與退讓的微妙變化、慾望與克制之間的相互牽制，以及一場不可避免的離別悄然逼近的預兆。

「萬物皆有時序」，正是《玫瑰騎士》最核心的精神命題之一，元帥夫人恰恰又是這一命題最深刻的承載者。她明白青春有其時，愛情有其時，相聚與離別亦各有其時。直到最後一幕的三重唱，當她唱出「我曾向自己許諾，要好好愛他。」（Hab mir's gelobt, ihn lieb zu haben）時，這場關於愛情的告別與放手終於抵達最動人的時刻。她沒有以怨懟挽留，也沒有以悲傷控訴，而是以一種近乎溫柔的姿態，將曾經屬於自己的愛情輕輕交還給過去。事實上，當別人尚未察覺青春即將消逝、愛情終將變遷時，她已經看見了結局，當真正的告別尚未發生，她便已在內心完成了告別。這何嘗不是《玫瑰騎士》誕生時的時代隱喻？當理查·施特勞斯與霍夫曼斯塔爾着手創作這部作品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然而，那個19世紀末輝煌的維也納，已不可避免地遠去。兩位創作者似乎比時代更早地感知到了某種不可逆轉的變遷：大廈將傾，輝煌將盡，一個世界正在悄然走向終結。而他們所能做的，並非挽留或抗拒，而是在藝術中為這個即將逝去的世界，留下最後一曲輓歌。

於是，《玫瑰騎士》最終停駐在一場綺麗的夢中。然而，夢終究有醒來的時刻，再華美的幻境也無法抵擋時間的流逝。施特勞斯以極盡絢爛的音樂描繪了一個注定逝去的世界，而Thielemann則以充滿智慧的詮釋，帶領樂團近乎完美地重現了這個世界，此時，不由讓人想起里爾克在《杜伊諾哀歌》中的詩句：「領先一切離別吧。彷彿它早已在你身後，如同那剛剛消逝的冬天。」

●文：謝嘉雯